遊仙窟

遊仙窟卷三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

五嫂笑曰。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笑一。時俱坐。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擎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釵銅鐶（切韻云、釵即鈿也、音女文反、鐶指鐶也、胡閑反）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

眼。大竹根為細眼文章堪為酒盞也。

樹癭蝸唇。大樹癭可受五斗或一石以盛酒浣為酒池者也。

九曲酒池。九曲者其癭九迴盤曲形如九曲

十盛飲器。十盛者漆器盛則一或十盛物則相重者也。

觴則

光觥犀角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鄭氏三禮圖曰觥受七升以光角為之師說或曰以木為之形如光也觥音古横反禮記曰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鄭玄曰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以犀角為之

瓩瓩然

置於座中。杓則鵝項鴨頭（杓柄刻為鵝鴨之形）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少婢細辛酌酒。並不肯先投。娘子徑須把取。十娘則斜眼佯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楚國人語、好稱些、故離騷云、音蘇計反。）頻頻相弄。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五嫂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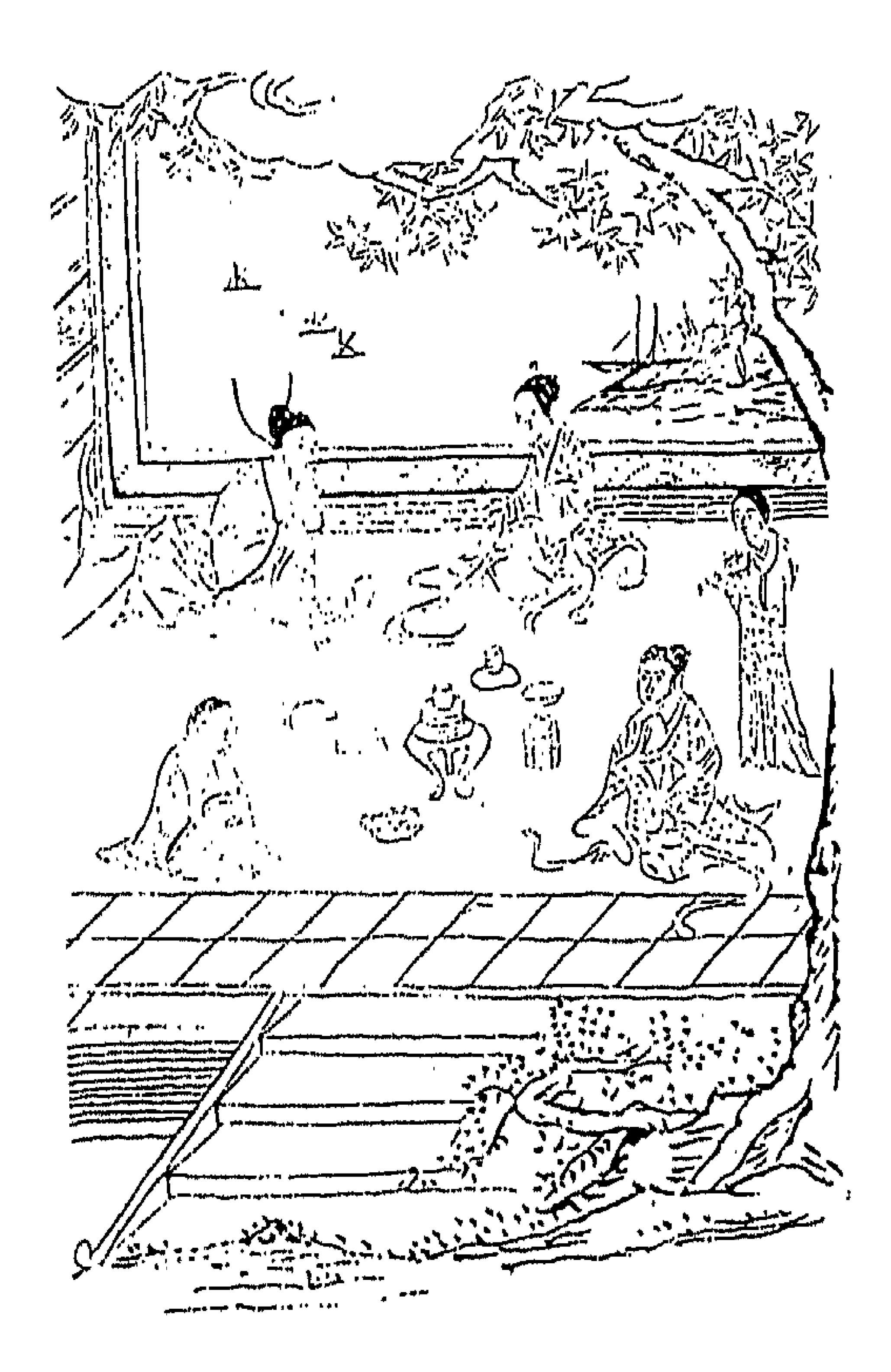
何為不盡。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為顛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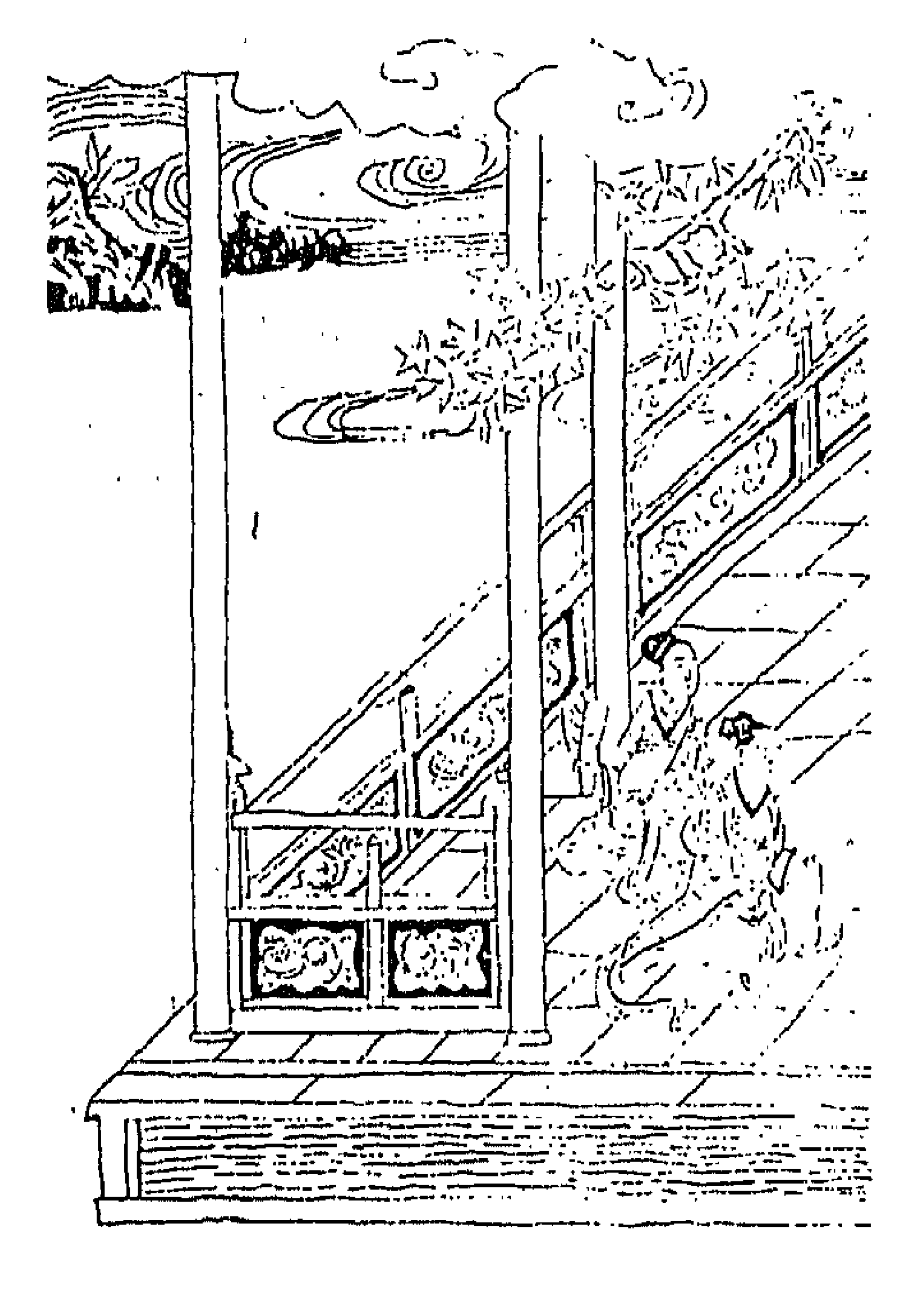
五嫂罵曰。何由哥耐。女婿是婦家狗。打殺無文。終須傾使盡。莫漫造衆諸。口中雜偽分踈、諸事多言也。

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正音猶真成也。此十娘件性五嫂言也、病發者、言五嫂喚文成為女婿、如人病於今更發動也。

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

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卓女也、見上也、山濤之妻。鑿壁知阮籍之賢人。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之曰、吾當年可為灰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早人之妻亦親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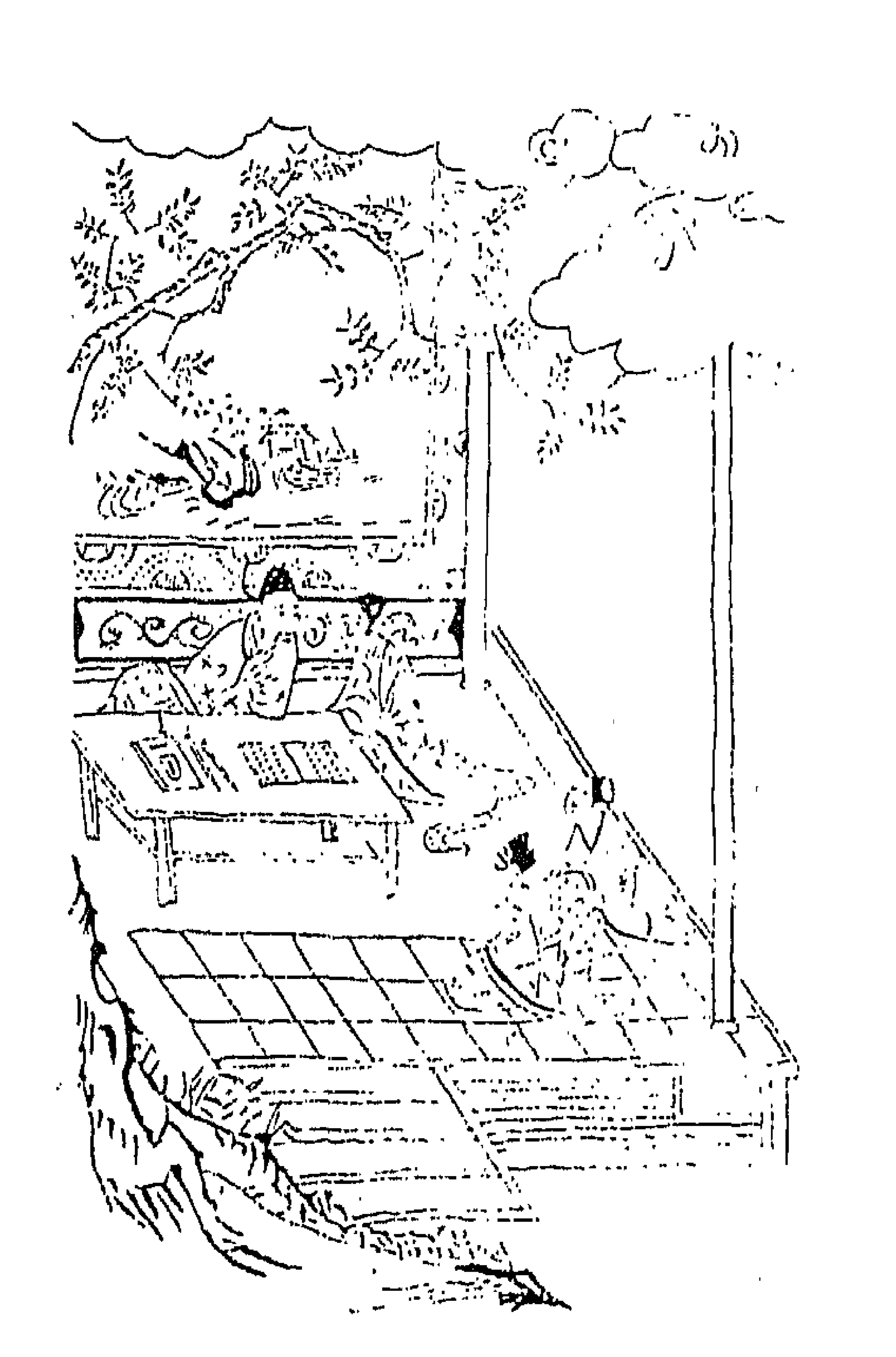




觀、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而窺之、濤入
曰、所見何如、妻曰、君才不如、君當以識
度相友、濤曰、所然伊輩亦常謂我友度為勝也。
誠如所言不
敢望德漢書高記曰、昔老人相劉季曰、公貴不可言、季答曰、歲如所言、不敢
望德也言將報公之思德也望志也十娘曰。遣綠竹取琵琶
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
僕乃詠曰。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

已入抱。不見有嬌聲。十娘應聲即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撥琵琶之撥也言未動共撥、邪得有其嬌聲譬少府尚不撩弄、我亦未得反。）嬌從何處來。下官當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覩十娘面。如今乃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好扶輪。（曹大家姪女也、班彪女、固之妹也、楊子雲羽獵）

賦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曹大家閣筆。閣筆者、言十娘能作文章、蕙有材行、繼使曹大家重出、必將筆硯擧閣而藏之、不敢出之、言大家不敢更復為文章、故放弃其業也、大家嫁與扶風曹世叔為妻、夫死後宮召之、為師、故號大家、婦人從夫諡、故稱曹也。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在詩曰、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抄詩訖。十



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鸞色青故曰青鸞。書有迴鸞顧鵲之稱。人同白鶴鄧原別傳曰、鄧若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下官曰。十娘非真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恰有金聲。恰當也。十娘曰。兒近來患嗽。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五嫂笑曰。娘

子不是故誇。陸法言曰、誇大言也、音共瓜反。張郎復能應答。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劇。尤來無次第。言戲劇須有語次、令五嫂不依綸貫次第、當從一至二、從三至四、令乃從五至一、不依其第、故曰無次第也、請五嫂當作酒章。酒令也。五嫂答曰：奉令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

當罪有科罰。十娘即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毛詩雎鳩章文也。十娘自言我是淑女君子以託文成好仇仇九泥也。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毛詩漢廣章文也。文成言恐十娘不可求得是也。五嫂即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毛詩南山章文

也又成言不可求思嫂曰與媒不得言我欲為汝作媒當得也豈依此嫂今取當時之意也
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毛詩氓章文也復關君子所近也
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毛詩氓章文也十娘云我一心於汝但恐汝有二心於我也二三心不定者也。
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

瞰日。毛詩大車章文也。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云。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遽之有。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此詩五嫂譏弄十娘之意也。天生素面能留客。素面者、箏面安彩色也。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聲戰者、彈箏之手捺綺使聲悽恐似戰慄之聲、良由得伴乍心虛。

心虛者、古造箏必使心空虛始得焉、此前語並託意也、伴謂文成。十娘曰。

五嫂詠箏兒詠尺八。眼多本自令渠愛。口

少元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禮記曰陽新縣

有朔山、山有兩大竹長十餘丈、又大圍數尺、有聲如風雨。教人氣滿自

填心。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謂

盡善也。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少時

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鰡條、字指曰、鰡魚出北海、似鯢士俗名曰雨剣具胘為鰡、可啖也、音仕飢反。西山鳳脯、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蒙山白鳳之脯也。鹿尾、鹿舌乾。

魚炙、魚。鴈醢、荇菹、醢、酢也、呼雞反、說文曰、菹、菜也、音側魚反。

鶉膱、桂糝、說文曰、膱、內羹也、釋名曰、鶉膱細擗其胎、令膱膱然、情次胙也、

禮記內則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物小切之、與稻米合以為餅煎之、熊掌、兔

髀。曹子建樂府詩曰、熊掌豹胎也。雉臎豺唇、禮記曰、舒鴈臎、鄭玄曰尾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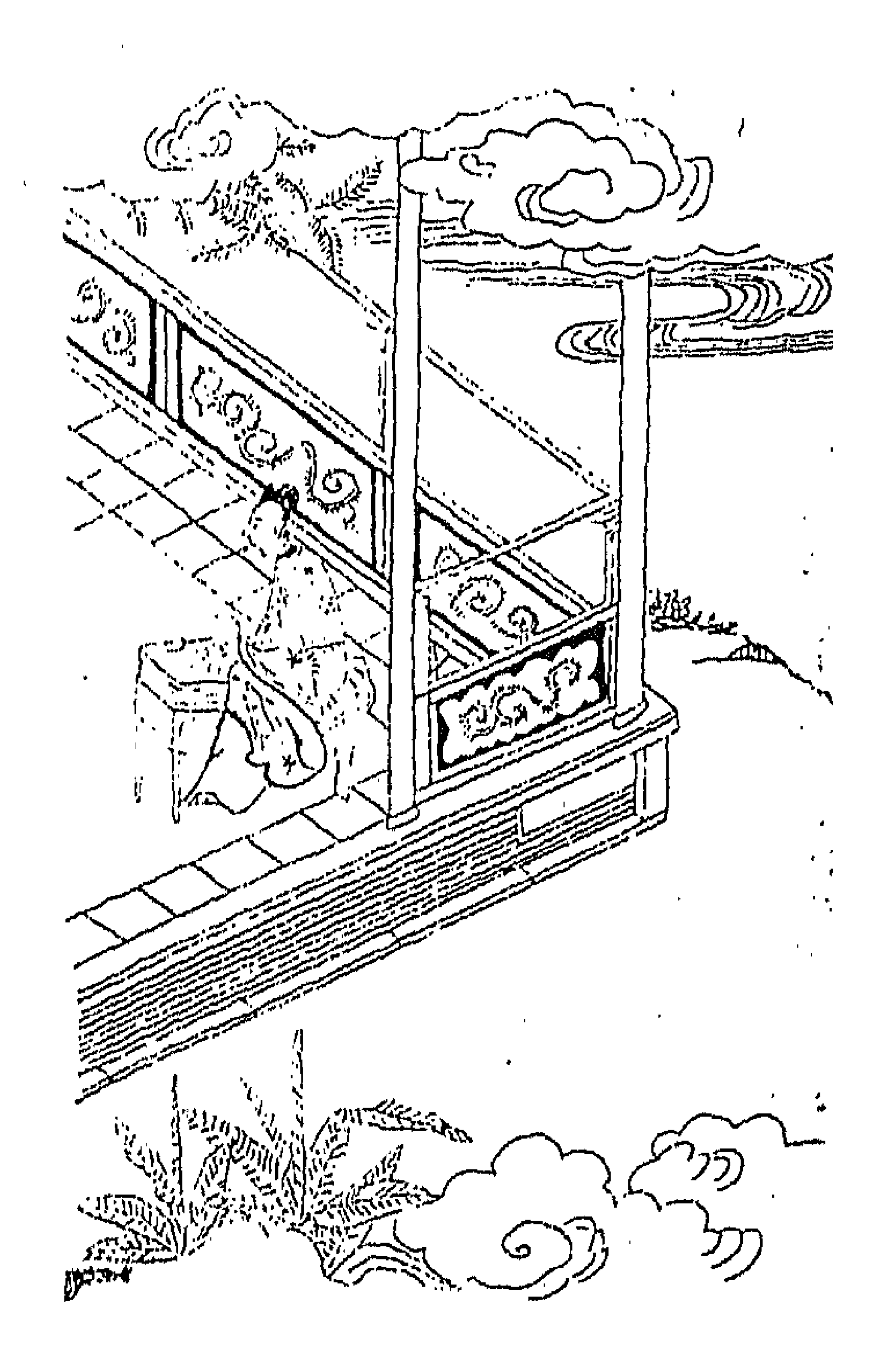
音倉淚反、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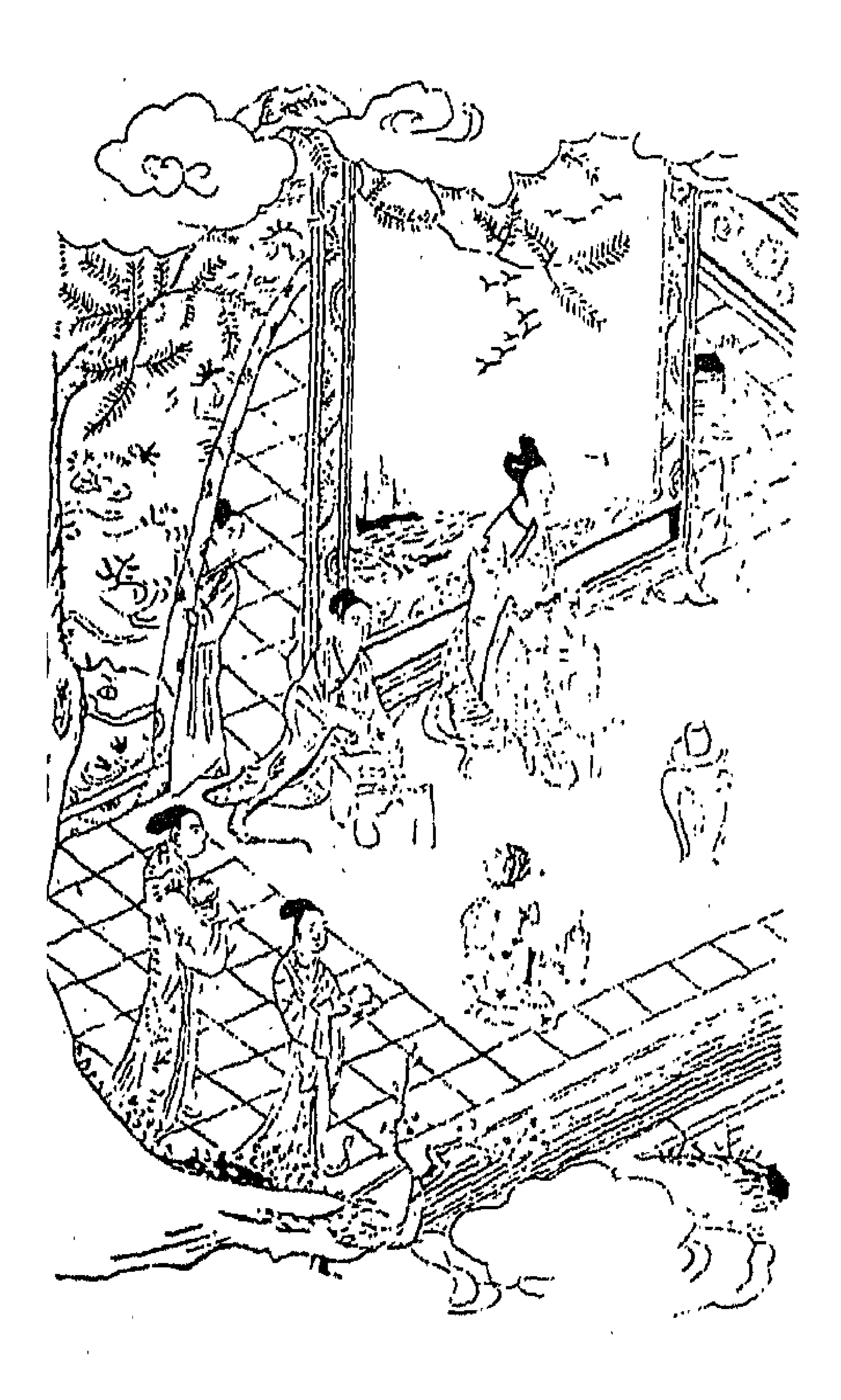
能寫。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飲

下官曰。向來眼不飽、不覺身飢。十娘笑曰。

莫相弄。且取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僕答

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十娘問曰。





若為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昔有漢人共胡同出錢共買一驢。漢人共胡人約作契云。胡步行漢驢漢驢胡步行比胡知謂言是共分騎此騎不意乃惣是漢騎此言從六賭宿亦如胡步行惣輸文成之便也。胡步行。則漢騎驢。惣悉輸他便點。兒遊換作。以府公太

能口。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娘與少府作消息。下官起謝曰。亢來知劇。未敢兼望。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瞜。眼精迴轉、清明貌、一云盱瞜者眼似閑、復似閑也、盱音況于反、瞜音力朱反。手子膃䐁手白而肥、復潄也、又纖㜲委滑之狀、膃音烏骨反、䐁音徒骨反、

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箇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詠局曰。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脚（陸法言曰、捺、手按也、音奴葛反）然始勒前腰。十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處時復偷眼看

十娘欲似不快。此言文成偷窺將眼看琴心、十娘乃始不快樂也。五嫂大語嗔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十娘佯捉色嗔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盻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脉朝來頻引。爾雅曰、脉相視也、廣雅曰、脉、脉、[illegible]々見也、

說文曰、斜視也、音莫草反、頗猶少時也。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偏者、心裏有斜、斜心則偏曲也、兒復何曾眼引。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十娘答曰。自開少府。兒亦不知。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杳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蒹闌卻採摘。若箇動君

心。下官為性貪多。欲兩華俱採。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蕚。（扶猶聚也、蕚者芳足也。）遊蜂入紫房。（房者一種花也。）人今惣摘取。各着一邊箱。五嫂曰。張郎太貧生。一箭射兩垜。（字書曰、垜者聚土於門左右也、音土果反、）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覓兩都盧失。（此言多慕不成功也、都大也、盧空也、一云、都盧者、惣盡意也）

是俗語也、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兔入狗突裏。字書云突者出竈也、音徒沒反、又突也、複室也。知復欲何如。下官即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神口。打兔得麞。非意所望。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和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九泉者死人也、

明日在外處談道兒一錢不值下官答曰。
言其不值下官錢。向來兼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
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加增
也諸多也此文成云我今日蒙十娘顏色豈敢可向外道哉。奈預人流
寧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少時
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

珍羞。方言曰、羞熟也、郭僕曰、熟食、音息流反。備川原之菓菜。完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楊子雲泰王賦曰、茹芝英以解飢、飲玉体以樂淊、楚辞招兔曰、華酌既陳、有瓊漿。城南雀噪之禾。關中記曰、雍州城南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生、乎鳴五穀熟、噪群鳥聲也、音蘇到反。江上蟬鳴之稻。廣志曰、南方有蟬鳴之稻、七月熟。雞臓雉臛。臓臛也、説文曰、臛、完羹也、音呼各反、鼈醢鶉羹。醢、完醬也、

音呼改反椹下肥肫椹者是桑子也顧野王曰椹桑也音食捻反亦作甚肫食共椹則肥代稱椹下肥陸法言曰肫豕子也徒昆反荷閒細鯉䳧子鴨卵。煎曜於銀盤麟脯豹胎。神異經曰王遠與麻胡至茶經家共設者脯臂又作擗脯而行之云是麟脯也曹子建樂府詩曰命中府男飾胎熊掌豹胎也。紛綸於玉疊態。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鱠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

蒲桃　甘蔗　椰棗　石榴。廣志曰、椰棗味如柿也、椰音人光反
河東紫鹽。廣志曰、北胡中青鹽、五原有紫鹽、鹽色紫也。嶺南丹橘。
燉煌八字柰。沙中燉煌縣出柰、一房出八顆也。青門五色
瓜。長安城東門號青門、出五色瓜也、漢書蕭何傳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
布衣貧、種、長安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太谷張公之梨。
潘安仁閑居賦曰、張公太谷之梨、李善曰、廣志曰、洛陽北芒有張公夏梨、海內惟有

一樹也。太谷未詳。

房陵朱仲之李。

潘安仁閑居賦曰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曰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也。朱仲未詳。

東王公之仙桂

代稱是西王母夫主常食水王得仙後攀月中桂者也。

西王母之神桃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子形員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與帝母自食三挑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母問錄核何為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三千歲一生食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止也又云西母

以七月七日降宮命侍女索桃也。
南燕牛乳之椒。椒熟時其房下垂行似牛乳椒故南燕號牛乳椒也
北趙雞心之棗。棗形似雞心文云色赤似雞心也故號雞心棗也
千名萬種。不可具論。下官
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尊欲前人之詞猶云奉與敬與也。
本不相識。暫緣公使。邂逅相遇。毛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玉饌珍奇。尚書曰惟玉食非常厚重。粉身灰

骨不能酬謝。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親。

幸願張郎莫為形跡。下官答曰。既奉恩命。

不敢辭遜。遜也。謝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

轉眼。時復偷看十娘。十娘曰。少府莫看兒。

五嫂曰。遥相弄。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

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十娘

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渠眼

見。誰遣報心知。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

思眼剩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十娘

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

眼。副着可憐心。于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

讖謍曰、又微欲微者關謍者急、今人發言出史相酬答、應時即報身者號機

警、機、弩牙、驚、猶急、弩牙一發、無所帶、疑者是也、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棗借聲、為早也、十娘曰。兒今正意蜜。不忍即分梨。梨借聲、為離也。

遊仙窟卷三　終

遊仙窟卷四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

忽遇深恩，一生有杳。杳借聲為幸也、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椅。椅與耐音相反。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守書曰、夫銳音子庾反。終日

在皮中。十娘詠鞘曰。數搽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即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惠張郎亦復太能。下官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却。五嫂曰。何為即休。下

官詠曰。向來知道徑。道徑者是碁局上道生本不忍
欺。但令守行跡。謂不為道何用數圍碁。圍碁即借聲五
嫂詠曰娘子為性好圍碁為蓮期也五嫂詠曰。娘子為性好
圍碁。逢人剩戲不尋思。不尋思謂不久尋思。氣欲
斷絕光挑眼。陸法言曰、挑弄也、招呼撓也、求戰也、音徒了反。
既得速罷即須遲。有氣曰生、無氣曰死、氣欲絕者、必作須眼既訖

彼不相伏，即須作遲也。十娘見五嫂頻弄。佯瞋不笑。

余詠曰。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為。千金一笑並見上。不望全露齒、笑則唇開、故曰露齒。請為暫嚬眉。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笑。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

慰他。(無端、猶言挑出也。)即今形勢冷。(其斗既破、明不復用之、盛火故言形勢冷也。)誰肯相磨下。官詠曰、若冷頭面在生、乎不慰空、即今雖冷惡人、自覓殘銅。衆人皆笑。十娘喚香兒為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緑竹吹篳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韓子(曰、賢

平公問師曠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可授琴奏、一奏之、有玄鶴二、入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說。白魚躍而應節。（列子曰、瓠巳鼓琴、而鳥舞魚躍也。）清音眺吻、庀時則梁上塵飛。（劉向別錄曰、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能雅歌、受學有、莫能及、而眺鳴也、）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列子曰、鄭師文彈琴、叩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也、）一時忘味孔丘留

滯不虛。（樂記曰、孔子曰、丘至齊聞韶、之樂、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斯、）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列子曰、昔韓娥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太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即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蠱賊客儀。迷傷下蔡。（凡爛有蟲、蛻之旦蛆）

蛆能食物心盡故凡言惣害盡者謂之蟲
咀蠶食桑葉惣蓋如賊之殺人故稱蠶賊
言娘子面貌妍花甚可愛好人見者皆盤
心蠹雖思愛是深而蠹敗元甚損傷於物故
曰蟲蛆蠶賊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曰蔵下蔡
述陽城陽城下蔡今皆屬豫州也
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
欲似蟠龍婉轉野鵠低昂
邈讓章花賊曰
於是招容妃命
湘娥齊侶列鄭女躧繁手超於即墨妙舞
麗於陽河縱輕軀以延迟若孤鵠之失群

振花袂以遨遊若遊龍之登雲也。迴面則日照蓮。翻身則

風吹弱柳。袁宏夜醉賦曰肆雅舞以悅神觀佳人之玉儀曳羅袿之徘徊

如風翼之逶迤悅紗袂之飄颻似翠條之參差。斜眉盜盼異種

㛖姑陳曰㛖姑美貌夫蒙曰暗椽姑美麗者姊人多姿態貌㛖音於甘反、姑

音齒古反、又齒涉反、緩步急行。窮奇造鑿。夫蒙曰窮奇造鑿者

言窮極奇麗也、造鑿者、言其能舞於曲中、中次更造鑿作得功妙之能造起鑿者新





作也。羅衣熠燿。似翠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陳云、搦、捉也、按也、言其腰支小、纔容犹一手握耳也、夫蒙云、兩手搦物、言其小也、人之腰身、例一尺圍、令言搦者其形愈小也、切韻云、搦者、持也、音女角反、又女青反、作皺。洛浦愧其廻雪。光前艷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

勸下官。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為水。霹靂之後。難為雪。孟子曰、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門者難為言也、不敢推辭。定為醜拙。遂起作舞。起作也，桂心咥咥然低頭而笑。毛詩曰、咥其笑矣、咥咥笑也、說文曰、大笑者、音虛紀反、又徒結反。十娘問曰。笑何事。桂心答曰。笑兒等能作音聲。十娘曰。何處有能

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尚書益稷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鳳凰來儀也。尚書益稷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云、韶舞、樂名也、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奏而率舞也。一時大笑。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

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必顧也、故時人謂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也、謠曲復誤周郎顧也。

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古曰、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也、

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

劉孫晉記曰、子洗為郭誄敬言嘗入洛觀妓、敬言往石崇問其曲、誄不知、崇笑卿不識曲、那得言佳、誄答曰、譬如西施、何義必識其姓名然後知羨崇無似難也。

遂舞著詞曰。從來巡遶四邊

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早地生蓮。千看千處娬媚埤雅曰、娬媚悅也、愛也、好也、娬音武、媚音魅、萬看萬種娫妍。陳云娬媚者、好面貌、夫裳云娬媚娫妍者、比姿態也、今霄若其不得剋命過於黃泉。陳云文成言今夜若不得汁娘為婦我則剋却命言不惜死也、夫裳云剋命者剋非太流、言剋却性命付與黃泉也、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詠曰、僕實庸

才。淂陪清賞。賜垂音樂。懃荷不勝。十娘詠曰。淂意似鴛鴦。崔豹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淂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足鳥。情乖若胡越。陳云鴛鴦者，不相離之鳥，雄曰鴛，雌曰鴦，胡北之國，越南之地，言相去遠也。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授。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出蓮。

惣是相弄也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
生柳葉。十娘應聲答曰。少府頭中有水。何
不生蓮華。夫蒙云、俗語云、凡人癡無智恵者、謂其頭中有水也、凡蓮花因人始有言、頭中既水、必有蓮花、此相赤之辭也、不官笑曰。
十娘譏謷。異同着便。十娘答曰。得便不能
與。明年知有何處。于時硯在床頭。下官因

詠筆硯曰、摧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夫蒙曰、摧者言用兔毛摧象持用點墨、愛色須研摩始可用水太多者言研墨之時少則研滓水多、磨則研難竟盡所以研難竟。良由水也、此託意諺知也。
太多。十娘忽見鴨頭鐺子。因詠曰。觜長非
為嘲。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
翻。五嫂向來太大不遜。漸漸入深也。千時

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詠曰。雙燕子。聯聯翩翩幾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來。十娘詠曰。雙燕子。可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伴謂文成）更亦不相求。酒巡到十娘。下官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令合把爵。深淺任君情。十娘詠盞曰。發出

先向口。欲竟漸昇頭。從君中道歇。到底郎
須體。下官翕然起而謝曰。十娘詞句。事盡
入神。乃是天生。不關人學。五嫂曰。張郎新
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適懷抱。其園內
雜菓萬株。含青吐綠。叢花四照。散紫翻紅
激石鳴泉。疏巖鑿磴。無冬夏嬌鶯亂於錦

枝。非古非今。花魴躍於銀池。婀娜蓊茸。林樹
盛茂見張平子東京賦蓊音於孔反茸音而涌反。清泠颸颸。見宋玉風
賦及字指說文曰泠良丁反、颸音所眡反颸音焉銮反。鵝鴨分飛。芙
蓉間出。大竹小竹。誇謂南之千畝。夫蒙云、竹有大
堪為椽柱、小者繞如手指與筋者與役等令言此處有竹多於謂南竹數既多故云
誇也、花含花開。笑河陽之一縣。陳云、潘安仁為河陽令故

稱河陽一縣併是花也、夫裳云、庾信枯樹賦曰、逮章三月大黃河千里植、落非客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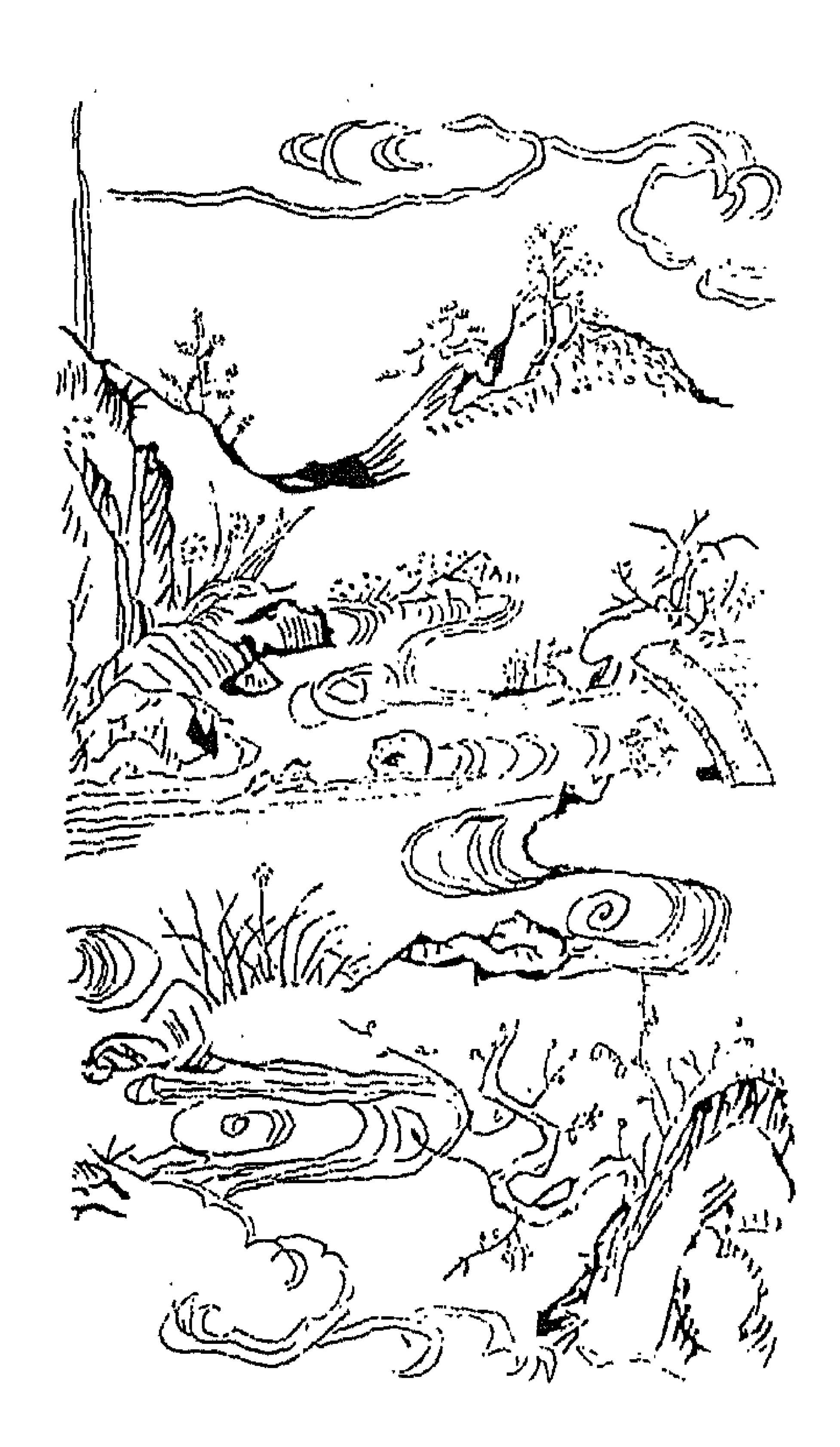
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

晉中興書曰、南陽陶疏明識遥人、武昌道士通種楊柳、人有竊之植於家、侃見識言何盜官所種、於時以為神也、夫裳云、武昌者令鄂州之縣名也、武昌者南陽也、

赫赫山楊簫幹稠於董澤。

左傳云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注云、董澤、澤名、在河東聞喜縣也、楊柳可以為簫也、夫裳云、董澤者今在絳州聞

喜縣也稠蜜也、余乃詠花曰。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為文暫析。攀就掌中看。十娘詠曰。映水俱如笑。笑常云俱知笑者花有笑、後有笑映水者、兩邊俱嘆成溪竟不言。史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即令無自在高下任渠攀。下官即起謝曰。君子不出遊言。意言不勝再。論語曰、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娘子



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雨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

神仙傳云、董奉守君異候宣人也、本居山間而不田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使人重病得瘥者、爲我植杏五株、輕得愈、爲我栽一株、如此數年中、杏大茂、欝然成林也、夫蒙云董奉於尋陽病瘀、今謂其處杏嶺也。

即是桃花源

夫蒙云、陶淵明桃花源記曰、有人採魚入溪、行數十里、兩岸桃花夾水、漁人尋之、見一穴、初入極小、漸漸寬大、見村人家極衆、自云避秦家亂入此、遂與外入絶來往、今武陵源是也。十娘詠曰。梅蹊命道士、夫蒙云、梅蹊者、古之道士服食藥求仙處、今武陵源是也。桃澗行神仙。夫蒙云、即桃花源是也。陳云、昔仙人張陵史弟趙昇飛入深澗採神桃也。舊魚成大劍。陳云、海中有劍魚、言小魚今大也、夫蒙云、魚中有擁劍魚、故左思吳都賦曰、鳥

賦椎匊、鼉鼉鯖鰐也、新龜類小錢。陳云、萍初生圓、狀如小錢之形也、夫蒙云、改萍字可為龜字、龜生時大如錢、遊於蓮葉之上、出神龜部。水湄唯
見柳。池曲但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
前。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花林。露淨
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或
鳴琴。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當時樹上。

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

五嫂則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果到渠邊。語林曰、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菓擲之、常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礫擲之、常亦滿車也。于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

蜂兮太無情。飛來路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慮少物花。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絃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左傳曰、鄭徐吾犯之

妹美、公孫楚娶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也、杜預曰、楚子南穆公孫楚也、子皙曰公孫黑也、夫謂大夫也。

令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潘安仁射雉賦曰來如處子、徐曰、處子處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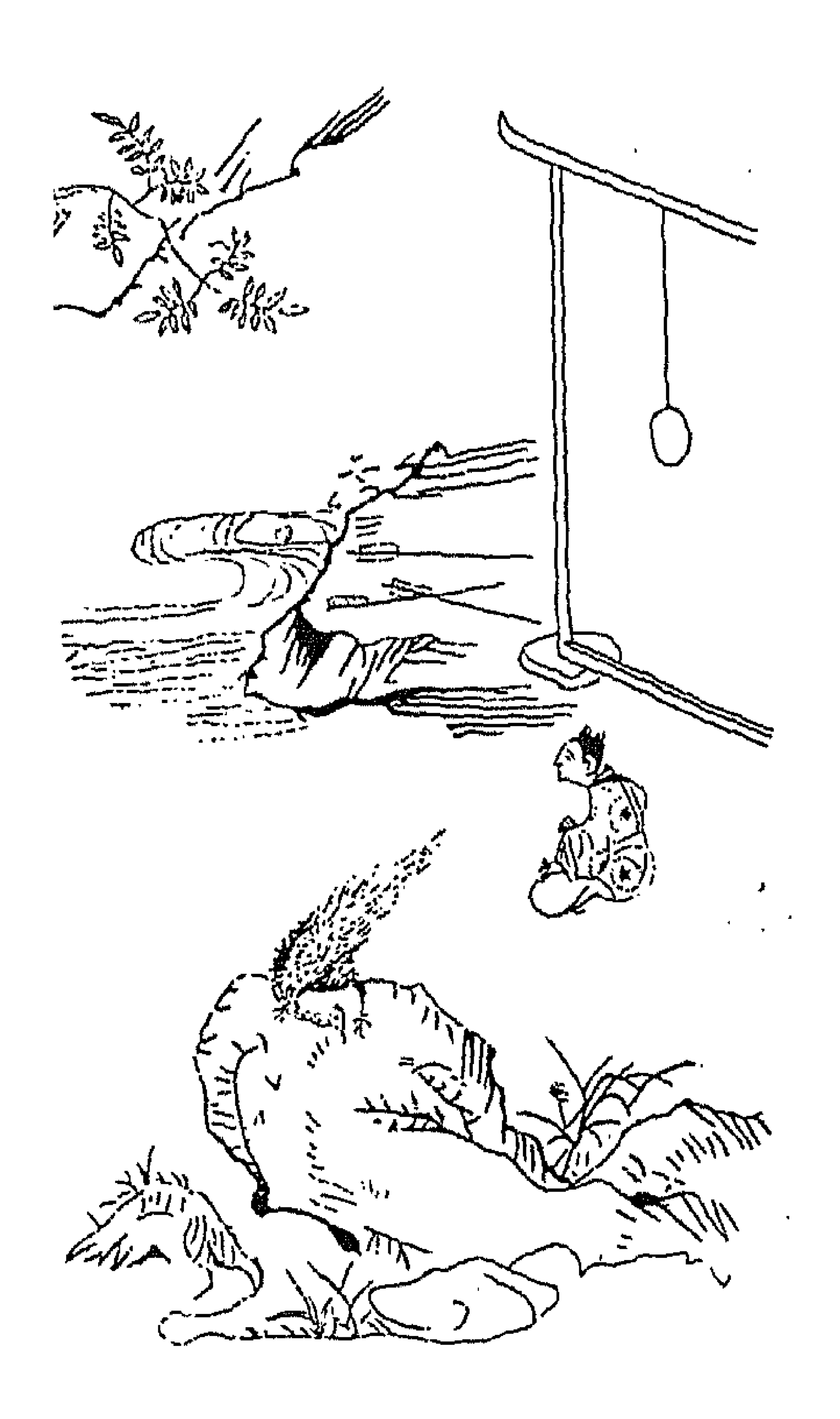
若處子言、處女之畏人、後漢書曰、魯公爲中牟令、雉馴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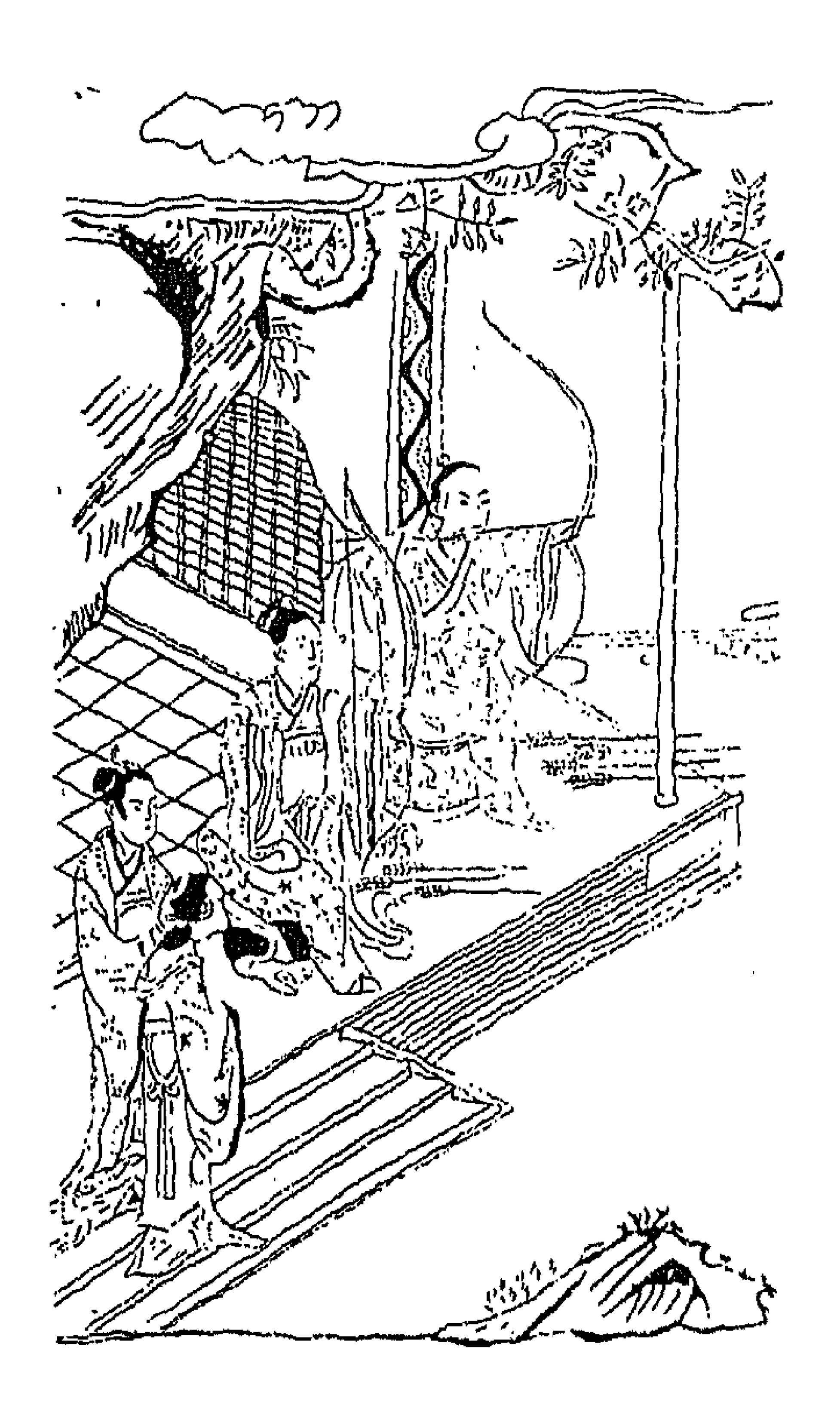
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

左傳昭二十八年、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蒙云、雉既好在麥中、故稱麥隴、處子者、在室女也、習桑間者、魯恭爲中牟令、雉馴桑下、又毛詩曰、期我乎桑中也、潘安仁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也、

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獲短長。一

床無兩好半醜亦妨。陳云俗語云一床無兩好言夫婦不能得雙美也。五嫂曰。張郎射長梁如何。僕答曰。且得不關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遠遮。齊衆人稱好。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得挽則低頭。聞把投快。更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幹全不到。抬頭剩大過。陸法言曰。抬舉也。音徒哀反。





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于時日落西淵
月臨東渚。陳云、西淵者濛汜、日所入處也、者渚者、扶桑月所出處也。
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既曛黃。陳云
日時暗失色曛而黃、故曰曛黃。
且遂房室。寢張郎共娘
子安置。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盃酒房中
小小何假忩忩。遂引少府向十娘卧處。屛

風十二扇畫郭五三張。兩頭安絲慢四角垂香囊檳榔荳蔻子。蘇合綠沈香。織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裏。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篋。帳口銀虺漿。陳云虺蛇以銀為龍蛇之形，漿帳口也。虺音許偉反。牀頭玉師子陳云以玉刻為師子，安牀頭避鬼魅，并得鎮押氈席。十

重蛩駏驉。入疊鴛鴦被。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遺鴛鴦被也。數箇袍袴。異種妖嬈。陸法言曰、妖嬈美好貌、音於喬反、嬈音於招反。妖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裹小擷臂。陸法言曰、窄狹也、亦作窄、音側陌反、綠袂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投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

能撥水欲笑正金釵含嬌累繡褥。梁家妾慵梳髮緩花嬌後漢書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京兆何曾畫眉曲。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注應邵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妍好為詡、音況羽反。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

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法陸

言曰、邀遮也、音古遮反。五嫂曰。女人羞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

遊仙窟卷四　終

遊仙窟卷五

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

僕問曰。且來披霧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忽見宗廟日無異被雲霧而睹青天、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蓮與怜、藕與偶、並同字。十娘何處漫行去來。十娘迴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人間。月待姮娥。暫歸

天上。陳云、此十娘自云、我是天上織女、月中姮娥、向者暫出、乃是上天、去來、此亦自誇上之名耳。少府何須苦相怪。于時兩人對

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陳云、心急不可忍若跳透向前取死去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

一憐深。但當把手子。寸斷亦甘心。十娘斂

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夫蒙云、他喚十娘為他

家也、未肯輙相瞋。徑須剛捉著。遮莫造精神陳云、提其顏色而嗔也、造作也、夫嘗云、今言任意也、余時把着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燋。若為求守得。暫借可憐腰。十娘又不肯。余提手娩。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故邀人。

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婉轉綢繆之稱也見潘安仁射雉賦婉音於院反。當時腹裏癲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但若得口子。餘事不承望。十娘嗔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口子嚼郁

齒郁香復見劉孝標廣絕交論郁音於六反或作棫文章須：鼻似薰穿

舌子芬芳。頻疑鑽破。五嫂詠曰。自隱風流

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佯作不禁他。

夫蒙云此章十娘共文成郎為夫婦事也、十娘曰。昔日曾經自

弄他。今朝並悉從人弄。下官起謝請曰。十

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即道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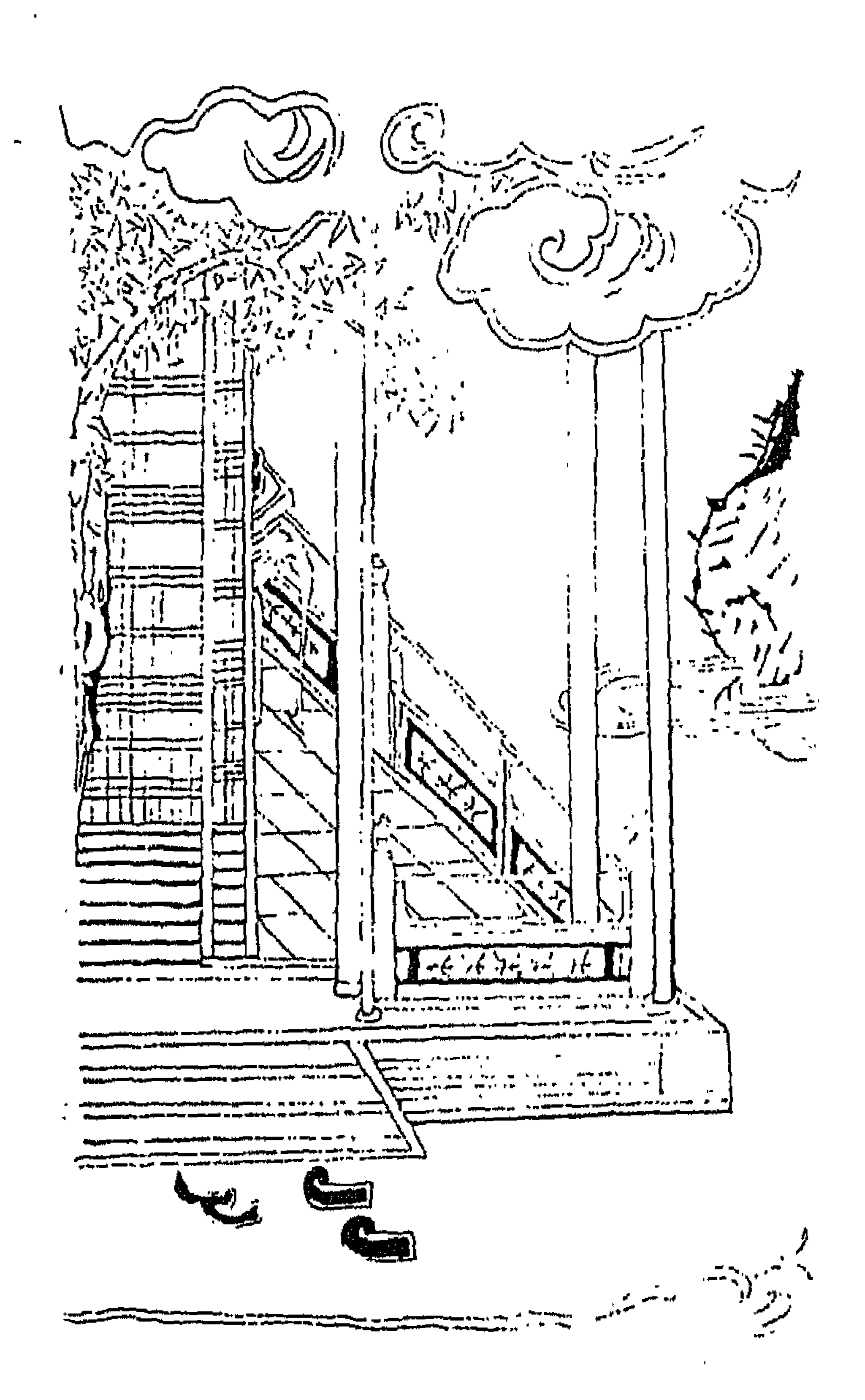
五嫂處分。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箇物。不道自應知。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夾掌云、將若將共近即令輸口子。餘事可乎。章下官斂手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燕太子丹曰、縱令燕秦同

日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完也。可謂白骨再完。枯樹重光。伏地叩頭。懇懇死罪。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曾開綫、因針而達。不因針而總。切韻曰、總縫衣相着也、音於謹反。謹侶音云、總、繼衣總也。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韓詩外傳云、宋玉因其友見楚相王、襄王待之無異、讓其友曰、夫薰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章、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

為句當。已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卧也。于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陸法言曰、高明也、音力諫反。蠟燭兩邊明。十娘則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靴履。疊衣閣幞頭。掛腰帶。陸法言曰、掛懸也、音怪。然後自與十娘施綾帔。陸法言云、施褫也、許紙反。解羅裙脫紅衫。

去綠襪。花容滿目。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押手紅褌。夾脚翠被。兩唇對口。一臂低頭。拍搦奶房間。陸法言曰、拍搦、打也、拍音普伯反、搦音女用反、奶乳也、音奴解反。摩挲髀子上。陸法言曰、摩挲、捼也、一嚙一意快。一勒一心傷。鼻裏痠痫。陸法言曰、痠痛也、痠音素官反、痫音素楷反。心裏結繚。陸法言曰、繚結也、音力小





友。少時眼華耳熱。脉脹筋舒。陸法言曰、脹滿也、音涉亮。
反。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
廻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
雞。三更唱曉。遂則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
官拭淚而言曰。陸法言曰、拭刷也、音常織反。所恨別易
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

尋思痛深骨髓。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曰。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夫蒙去判猶本也。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少時天曉。以後兩人

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欷。不能仰視。五嫂曰。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有割捨。夫蒙云、恐十娘愁。願自抽割弃捨憂愁莫安懷抱。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是終是別。春心不俱春。夫蒙云、十娘與丈夫成分別之後、終值春。亦似不

逢春似也、羞見孤鸞影。范泰鸞鳥詩叙曰罽賓王結置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鸞鳥覩影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也、悲看一騎塵。夫棠去、文成既去、唯有單騎而行人既已分、唯見一馬塵起也、陳三去、人馬去之後、不復見人、遠望見一騎塵也心翠柳閑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五

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漢蘇武別李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猶南翔、子猶留新館、我當逝故鄉、獨鶴慘離絃。獨鶴見上、陸法言曰、慘戚心音七戚也。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雷次宗頌

章記曰晉未亡恒有紫氣見於斗牛之間古者以為吳方與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遁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屏人間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無有他象唯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實物之精上徹於天斗張曰紫自至始喜乎至令日象咸謂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令開子言乃懸與吾同令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雷孔章為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兩丈得玉匣長八九寸開之得二劍即龍淵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張公於密室發之光耀燁曄煥

若雷發、張發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
七戒其子、恒以劒自隨。其子為建安從事、
經淺瀨、劒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劒、入
水變為龍、逐而視之、視二龍相隨而逝焉。
雙鳧忽異林。殷懃惜玉體。勿使外人侵。十
娘少名瓊英。下宮因詠曰。卞和山未斷。橾琴
曰、卞和者、楚野民、常居山耕種、頗曉玉。和
待玉璞以獻於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右之。
王以為欺誑、斬其足。後懷王死、子平王立、
復抱其璞而獻之。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



哭荊山下淚盡續之以血王聞之進遣和和隨使獻玉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卞和為陽陵侯卞和辭不就而去還於山遂乃作追怨之歌也斷了而反治也削也砍也亦劃劚皆同

羊雍地不耕。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洛人也至性篤孝以純賣為業父母終沒葬之無終山遂家焉羊公以為人生於也當思公有思故常為履終不受價無終山八十里無水羊公行車沒水以作美漿於坂頭道路行者皆飲之居三年有一人就羊公飲以一斗石子與之語使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

中、羊公未娶、又語汝後當得以婦、言畢、忽然不見、羊公後種石數歲、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之、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也、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許、羊公有獲、乃試求為徐氏笑之以為狂然開其好善、乃戲媒人出雍伯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雍伯玉所種石中、索得五雙白璧、以至徐氏、徐大驚、乃遂以女妻焉、天子聞而異之、拜大夫、乃於種石玉之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玉田、玉之碣起於此也、

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十娘應聲詠

曰。鳳錦行須贈。鄴中記曰、錦有鳳錦宋崔錦也。龍梭久絕聲。陶侃別傳曰、昔有人納魚網得一梭、將歸掛壁上、須臾聞雷聲、乃變為一龍、令人謂梭為龍背此於此也、字蓄去、梭識異也、音蘇和反。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也。下官瞿然班孟堅東都主人曰、西都賓瞿然失容、瞿音胡郭反、破愁成笑。遂喚奴曲琴。取相思枕。搜神記曰、

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因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妾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妾遂投臺下右左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骨與馮而合葬乎王怨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能使冢從則吾弗禁一夕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

聲感人、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留與十娘以為記念。詠

曰。南國傳椰子、夫蒙云、南國郡人以椰子為枕、出枕部也。廣志曰、椰樹高六七尺、無枝、撲實如大瓠也。異物志曰、椰本為高二三十丈、或十數丈、園丈餘、或七八尺、實、心白瓜、葉二百歲、葉蓋落而生花、花蕊落而生䔢、夕下生子、三歲而熟、夕從不長、不滿形如寒瓜、長七八寸、徑四五寸也。東家賦石

榴。夫蒙云、東國人求石榴為枕、出榴部也。榴將代左腕。長夜

枕渠頭。十娘報以雙履。歎詩曰。雙鳥作失伴。風俗通曰、後漢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大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鳬從東南飛、因伏伺見鳬舉羅、但得一雙舄、使尚方識視、乃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屎也。兩燕還相屎。陳三云、昔南海太守鮑靜有仙術、朝急有一雙燕、飛入城門、門者以物投之、落地、乃靜履也、此十娘贈別詩、故引其事也。夫棠云、古人乘鳬履、及魚履、葉縣令王喬

是之輩。聊以當兒心羌日羕君足下。官又遣

曲琴取楊州青銅鏡。留之與十娘。并之贈

詩曰。仙人好負局。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語

似燕代間人具局市中摩

鏡、一錢、因摩之也。

隱士屢潛觀。夫蒙云潛觀者種看也、抱朴子曰、萬

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他人形以感人。唯

不能於鏡中易其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

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則老魅不能感人也。

又抱朴子曰、昔張蓋蹹及偶衆成二人。並

精思於蜀雲台山人室中忽有一人黃綠
單衣葛巾往列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
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少是高也困問之
汝是老鹿何敢為人形言終即成鹿走也
映水菱光散孫康鏡賦序曰映日光彩流
躍也夫裳云道鏡匠欲檀巧
鏡背上作菱花或作盤龍形買鏡欲得如
背日照觀之背上即有菱之影鏡背上花
彩也隊三云鏡上日照觀其文臨風竹影
為菱華者善菱六出也
寒淮南去以大鏡於長竹竽懸之下見四
憐也蘇味道詠鏡詩曰掛竹光逾遂翻

妾影暫移也。

月下時驚鵲。

神異記曰昔有人妻亡以鏡送妻葬一朝忽鵲妻心其夫鏡匣中着乃其所送妻鏡宛然在匣吳均詠鏡詩曰願為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池邊獨舞鸞

范泰鸞鳥詩叙曰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一鸞王其愛之欲其鳴而不致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

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看。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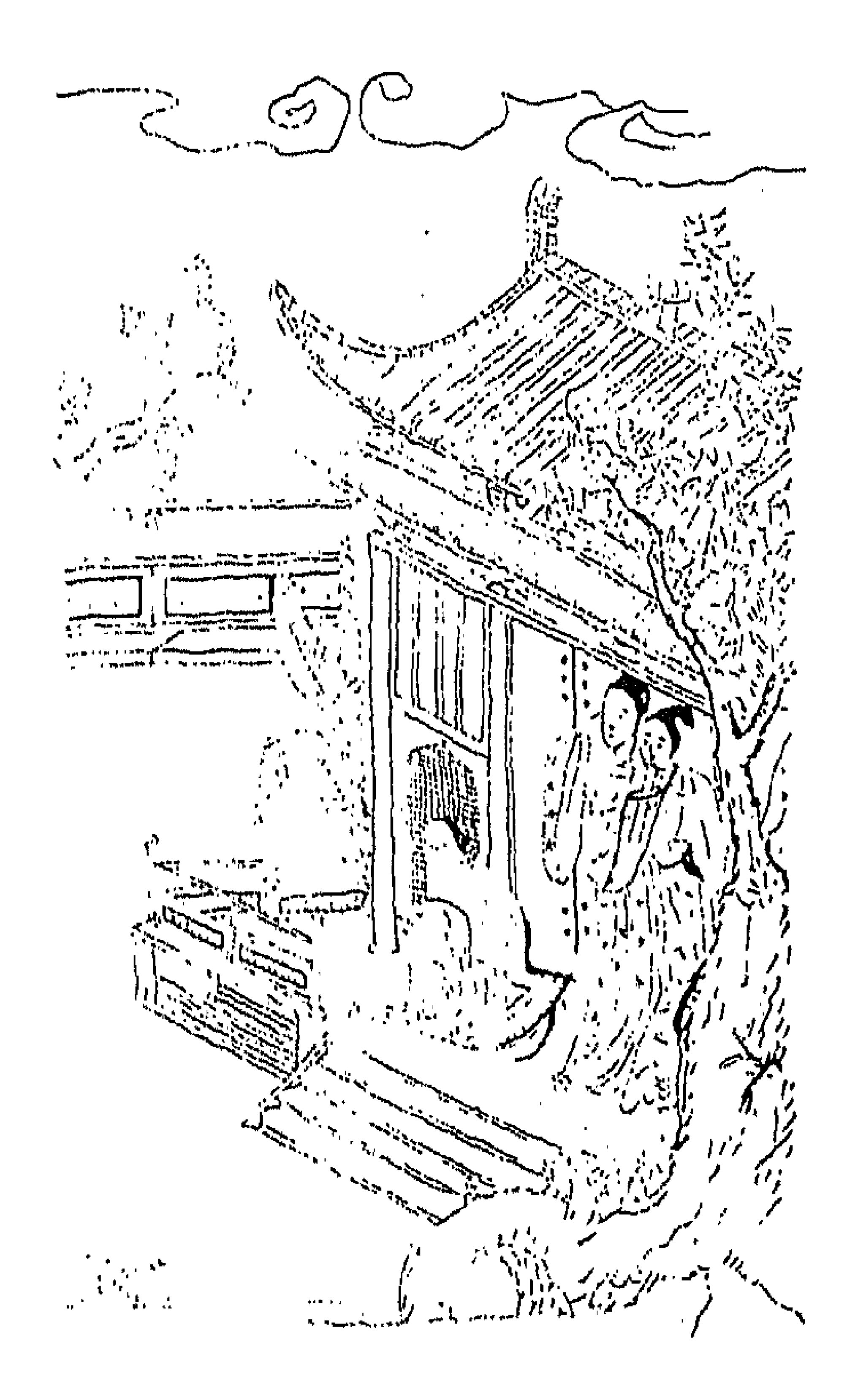
臟悉然無礙人有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
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邪心則膽張心動
秦始皇帝以照宮人
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十娘又贈手中扇詠
曰。合歡遊壁水。班婕妤詠扇詩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同心侍華闕夫崇云合歡同心侯是扇名趙飛燕
所上背壁水花關供是人若居處也班婕妤詠扇詩見上
颭颭似朝風。
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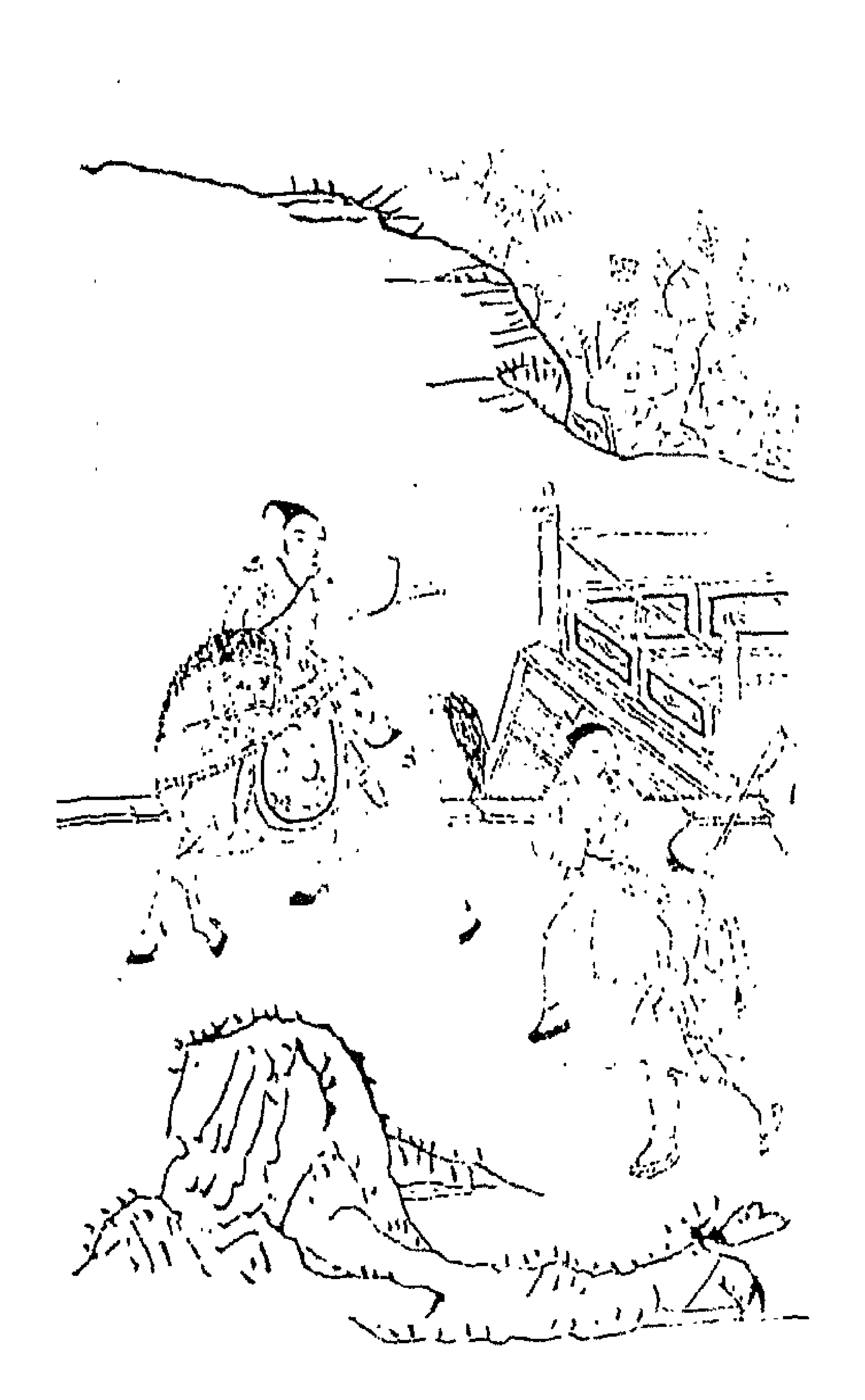
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梁何遜擬班婕妤詩曰。團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驚風起。吹我王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夫崇云。鶴影鸞姿者。蓋皆扇上鸞鶴之形。班婕妤扇詩曰。弃指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

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

令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佳期見上。以裁為八

幅被時復一、相思。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因報詩曰。兒君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渠冠。（司馬如美人賦曰、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羅巾。皆白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





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慇懃為數來。莫作浮萍草。遂浪不知迴。下官試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尚解傷離。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十娘報詩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

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下官詠曰。人去愁愁隔兩天。陳大夫仙家別有天地日月此文成令去遂其世間此仙家之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十娘詠詩曰。天崖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翅羽為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下官不忍相

看。忽把十娘手子而別。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行到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也、心煢煢而靡託。既悵恨於嘯猨。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沾衣。又悽

傷於別鵠。漢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飲氣吞聲。天道有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去一日何短。來宵一何長。傅休弈雜詩曰、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比目絕對。爾雅曰、東海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雙鳧失伴。雙鳧已見上。日日衣寬。朝朝帶緩。口上唇裂。胷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世說云、桓溫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

有得猴子者、其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端坐橫琴、滴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嚬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夫蒙云、普遍也、陳云、普滿之也。思神仙兮不可得見十娘兮斷知聞。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

余心。

遊仙窟卷五　終